

尋找中國——從夢幻到真實

© 李麗嬌 / 2014.10.28

在十七世紀，來華的歐洲傳教士通過報告、信函、繪圖和口述方式向西方傳播馬可波羅遊記中所提到的東方帝國。當時博學的傳教士整理相關的資料，結集成書，而最能代表西方人“想像中國”的著作，必屬1667年出版的*China Illustrata* [中國圖說]，編者是德國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S.J., 1602-1680）。書中詳盡介紹中國和鄰近地方的自然景物、宗教信仰、風俗人情、地理、政治、建築和文字，並配以圖畫描繪傳教士在遠東的異國經歷，可以說是最早讓歐洲人得到對中國既全面又模糊印象的著作。有趣的是編者從未踏足中國，[中國圖說]乃基歇爾根據各地傳教士的口述、書信和報告，憑著自己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想像來完成這部鉅著。

當時中國仍是遙不可及的地方，歐洲人只能單純地透過文字繪圖去幻想這一神秘國度，可是這並沒有減少他們的好奇心，反而使他們對充滿神秘色彩和異國情調的中國更著迷；他們逐漸透過視覺藝術來表達對中國的奇思妙想，所掀起的“中國風”熱，持續兩個世紀之久。

真正透過親身經歷，用文字和繪畫來描繪中國的歐洲人，應該是約翰·紐霍夫（Johan Nieuhof, 1618-1672），他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僱員，1655年隨荷蘭使節團前往北京，目的是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使節團的任務最終沒有達成，但善於繪畫的紐霍夫卻透過畫筆詳盡地記錄他在兩年行程中的所到之處，將沿途所見逐一繪畫和筆錄下來。這份報告以遊記方式發表，並將圖像製成版畫，刊印在1669年出版的*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Deliver'd by Their Excellencies Peter de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 at His Imperial City of Peking* [荷蘭東印度公司遣使謁見中國皇帝]（英文第一版）。書中的圖畫是歐洲人首次將在中國的見聞繪畫下來，雖然風格生硬誇張，但令人印象深刻。內容有奇形怪狀的山景、外表獨特的亞洲水果和植物、帶有巴洛克風格的中國人物造型，題材神秘荒誕。此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後，歐洲的皇室貴族紛紛倣效書中的形象和圖案，將其用在宮廷和園林的設計上；與此同時，也影響瓷器、掛毯和燈飾等裝飾藝術。因此，紐霍夫的著作可以說是“中國風”



圖一 大使的中國式貨船準備穿過橋底，水彩畫紙本，1793。
圖像由馬丁·格里高利畫廊提供。

（Chinoiserie）的序曲。

十八世紀隨著政治改革、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步伐，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開始蓬勃發展。各國為了擴張海外勢力，積極謀求與亞洲地區進行貿易；同時也派遣使節團出訪中國，試圖打開這一扇神秘之門。

跟隨使節團來到中國的不乏畫家，當中最具代表的是1792年隨喬治·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訪華的英國畫家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他可說是首位透過寫實手法全面呈現真實中國的人。從澳門到北京的旅程中，亞歷山大留下大量素描，題材包括市井風貌、風景建築、官兵和婦女服飾，還有乾隆皇帝在紫禁城接見使節團的場面；返回英國後，在素描畫稿的基礎上繪畫水彩或製成銅版畫（圖一、圖二），這些充滿濃濃東方情調的畫作立刻風靡英國和歐洲，同時讓西方對中



圖二 貴族女子，版畫，1814。
圖像由馬丁·格里高利畫廊提供。

國的印象由模糊變為立體。他的作品分別刊於1797出版的*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1805年的*The Costume of China* [中國服飾]和1814年的*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中國衣冠和風俗圖解]，是十八世紀有關中國最權威的美術文獻。亞歷山大以敏銳的觀察力，嚴謹地描繪景物，作品寫實，風格如畫。他筆下的中國已不再是神話般的怪異而是較寫實。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亞歷山大對中國事物存有歧見，因此在繪畫的細節上難免誇張和出現偏差，尚若要完全如實記錄中國昔日風貌，則非攝影莫屬。

攝影技術出現於1839年，而照相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 - 1842）期間已由英國軍官帶到中國。現存最早的中國照片，是由法國人于勒·埃及爾（Jules Itier, 1802-1877）於1844年拍攝，他以海關官員身份隨法國使節團經澳門到中國，參與中法貿易談判和商議《黃埔條約》簽訂事項。埃及爾閒暇時使用達蓋爾銀版攝影技術拍攝澳門，地點包括南灣（圖三）、媽閣廟、內港和氹仔。在廣州期間，



圖三 南灣一景，達蓋爾攝影法，1844年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藏 / 圖像由澳門藝術博物館提供。

他拍攝了兩廣總督耆英、洋行買辦潘仕成及家人、廣州街頭、外國商館和簽訂條約時的情景。返回法國後，埃及爾將這組照片製成版畫，刊登在他的旅行日記*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1846* [中國之旅，1843-1846]；而照片被視為自攝影術傳入中國後的第一批風景和人物作品。由於埃及爾在中國的時間很短，活動範圍有限，對於當時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情況，仍然不甚了解。伴隨著戰爭，各國陸續派出隨軍攝影師到中國拍攝記錄，真實的中國在鏡頭捕捉下，從此展現在歐洲人眼前。

攝影活動最初只限於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1860），隨軍攝影師開始深入內陸。除了風景和建築外，他們也拍攝戰爭場面。英國攝影師費利斯·比托（Felice Beato, 1832-1909）是其中之一，1860年隨軍隊來中國拍攝戰後情況。他是第一位獲准拍攝中國皇族成員的攝影師，並記錄了圓明園火燒前的景色，照片彌足珍貴。作為隨軍攝影師，比托以勝利者的角度拍攝，焦點放在清兵的屍首上，目的是顯示其國家實力。另一位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則持人性化角度，忠實拍攝中國的民生。他對中國的尊重和友善更贏得“中國湯姆遜”的名聲。

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 1837-1921），1837年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父親從事煙草生意。少年時學習製造光學儀器，當學徒期間掌握了攝影技術，並在晚間修讀藝術課程。1862年遠赴新加坡，開設照相館，並四處遊歷，足跡遍佈泰國和柬埔寨，他是首位在吳哥窟遺址拍下照片的攝影師。在遊歷東南亞後，湯姆遜到達香港，並於1868年開設「耽臣映相」（J. Thomson），最初影樓在皇后大道一商業建築內（1868年3月11日，*The China Mail*《德臣西報》廣告），之後搬遷至同一街道的另一幢樓房，與連卡佛公司為鄰（1870年5月26日，*The Daily Press*《孖刺西報》廣告），專門拍攝人像和風景照片。兩年後出售影樓，為遊歷中國內陸拍攝而作好準備。在香港期間，湯姆遜為*The China Magazine*《中國雜誌》提供照片和文章，該雜誌為東亞第一份影像刊物。

1870年末至1872年間，湯姆遜以香港為根據地，兩度深入中國腹地，足跡幾乎遍佈中國，從廣州、澳門、汕頭、潮州、廈門、臺灣、福州、上海、寧波、南京、武漢、天津、北京以至長江三峽。與當時其他西方攝影師不一樣，湯姆遜並非單純地捕捉中國的異國情調，而是運用其獨特的攝影觸覺，以整個中國社會為主題，拍攝各階層的中國人、日常生活、市井風貌、自然風景和開放通商後的貿易情況。

在濕版攝影的年代，湯姆遜攜帶著笨重的攝影器材，還有大量玻璃版，深入中國拍攝大多數西方人還未涉足的地方；旅途中，他遇到惡劣天氣和險峻急流、飽受當地人的猜疑和粗暴對待，雖然拍攝工作不易，但他無懼困難，堅持理想。在1873年至1874年間出版的著作*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中國與中國人影像》中，湯姆遜說道：

“為了這個目的，照相機成為我旅途上的忠實伙伴，感激它為我的途中所見、以及我所接觸到的不同民族留下忠實的影像。對於熟悉中國人和他們根深蒂固的迷信，就會明白要執行這個任務所牽涉到的種種困難和危險。”

此外，湯姆遜也曾提及進行濕版攝影時所遇到的問題，他說：

“我自己也有遭遇西北風的慘痛經驗，當我在拍攝這張用來介紹給讀者的圖片時（圖四），我是站在十八吋深的雪堆裏。氣溫很低，大約是華氏零度，我僱用一群苦力托住我的暗箱，因為強風隨時可能將它的腳架吹倒。當我沖洗底片上的氰化鉀時，水份竟然在表面上結冰，還在邊緣形成垂冰。為了挽救照片，我只好把底片帶到鄰近一戶人家，用火把結冰烤溶。”

值得一提的是湯姆遜來中國之前，參考了不少傳教士、使節、畫家的著作和圖畫，照片中的官兵、和尚、販夫、囚犯，以及婦女服飾，類似的主題在威廉·亞歷山大的水彩畫和版畫中都不難找到。與亞歷山大一樣，湯姆遜特別注意中國仕女的服飾和髮型，於是拍攝了很多婦女衣飾和髮式的肖像照片。在文章裏，他幽默地向西方女讀者介紹：

“髮型因不同省份而有不同款式。往後的章節我將提供幾個例子，每一款都十分精巧，而且經過極其費心的梳理。有很多女性的髮型極為優美，足以提供我國婦女參考。”

在另一文章裏，他強調：

“大家可以觀察到，每個人的假髻都不一樣，而這一切都值得西方婦女仔細學習。把頭髮梳成如此吸引人的款式是何其不易，也極可能會將我國那些模仿者嚇怕，畢竟只有少數人才會花上心思和精力去投入這種工作。”

從湯姆遜的照片，可觀察到他是一位善於溝通和交際的攝影師。雖然存在文化差異，但他以誠意打動不同階層的中國人，上至達官貴人和富裕人家，下至平民百姓和市井之徒，通過鏡頭，皇族成員、漢滿官員、士紳買辦，以及乞丐、更夫和拾荒者都逐一在影集中出現。由此可見，湯姆遜憑藉他的毅力耐性，穿梭大街小巷，以人類學、社會學的真實和客觀，記錄珍貴影像。回到英國後，為了向歐洲人介紹真實的中國，湯姆遜積極出版攝影圖集、編寫遊記和舉辦講座。在著作中，他不僅將沿途拍攝的大量照片公諸於世，而且附有說明，詳盡敘述旅途所見所聞，積極改變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觀念。湯姆遜在《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的最後一章道出他的心聲：



圖四 芝罘外國租界，濕版攝影法，約1871年。

“我在此總結，希望這部作品將我旅途所到訪的地方和遇到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如此一來，我五年的努力就沒有白費了。”

美國攝影師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 1874-1940）曾說：“照片能使現在和未來與過去保持聯繫。”湯姆遜的照片不僅讓十九世紀西方人認識中華大地，而且也讓我們更瞭解晚清時期的中國。每張照片就彷彿一塊碎片，讓我們重溫昔日中國的著名人物、生活情況、秀麗風光和傳統服飾，這一塊塊碎片拼成歷史印記。與同時期攝影師相比，湯姆遜留給我們最豐富多彩且具有研究價值的中國影像記錄。從西方到東方，從夢幻到真實，歐洲人對中國的探索經歷了兩個世紀，由十七世紀傳教士的文字報告，到十八世紀畫家的繪畫表述，西方對東方的瞭解僅停留在文字和繪畫的層面；照相機的出現不但增加視覺體驗，還拉近時空距離，忠實地展現中國的社會，是呈現世界最真實的媒介。

參考書目：

1 《外國人拍攝的中國影像：1844-1949》，張明編著，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年。

- 2 《影像中國：早期西方攝影與明信片》，何伯英著，張關林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3 《晚清碎影：約翰·湯姆遜眼中的中國，1868-1872》，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編，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9年。
- 4 《凝光擷影：攝影術的發明暨中國澳門老照片》，澳門博物館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出版，2009年。
- 5 《論攝影》，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
- 6 Bennett, Terry.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London: Quaritch, 2009.
- 7 Bennett, Terry.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 London: Quaritch, 2013.
- 8 Itier, Jules. *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1846*. Paris: Chez Dauvin et Fontaine, Libraires-Éditeurs, 1848.
- 9 Thomson, Joh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4 Volume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3-1874.